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杵萃編  
第十九回 中妻菲飛章移柏座 執斧柯投刺訪蘭友

賈端甫這天看見的電抄論旨是將他調授甘肅臬司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只因他到了湖北，心裡存了個是制台奏請簡放的人，必得要處處討制台的好。此外的人，均可無須放在意中。又揣摩這制台是偏於嚴刻一邊的，凡是制台說這人應撤，他就上詳請參，制台說這人應參，他必定要加他一個出口。至於那些人犯更是不在話下，只要制台有個重辦的意思，那無論他案情輕重，總要把他置諸大辟庶可仰合憲心，大約是他的父母祖宗制台說是不好，他也斷不敢說一個好字。制台又派他清查本省進出款項，他更是不遺餘力搜及錙銖，除掉制台衙門的委員每月一千八百的薪水他不敢過問，此外恨不得要這通省的官員個個札腹從公，庶可成就他這善於理財急公奉上的名譽。

天下事惟有這「財」字是人生眷命之源，你在人家這些上頭剔骨苛求，沒有不痛心疾首思食其肉的。所以，古來言利之臣，當其勢張令人重足而立，迨至千夫共指，怨毒已深，必要使他屍諸市朝、人亡族滅而後快，比那些酷吏的下場還要慘了幾十倍呢！有人同做書的說道：「照你這個議論，那天下絕沒有敢為國家興利的人了。你看泰西的人，專講為國家興利，何以並不見他受害呢？」不知泰西為國家興利之人，都是開天地未有之利源，使舉國之人皆蒙其利，那還有甚麼害？中國自來為國家興利之人，其大旨無非損下益上，何事有餘利想法子提他點，何人有餘資挖他點，各為提取中飽，實仍出諸商民，只此一碗水亦被吸乾，試問利在何處？你看自古以來，每到叔季在世，總是始則官長貪婪，繼則朝廷搜刮，官長貪婪則百姓之生計促，朝廷搜括則官長之生計亦促，而國事遂不可問。長國家而財務用勢必蓄害並至，無一朝不是如此的。所以，聖人說是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又有人說道：「照你這樣說法，應該聽那些官吏上蝕國幣，下損民膏的了？」不知止貪之法惟在養廉，天下的人中，財居多果令其足瞻身家必不敢妄為非分。你看洋人用一個細崽，一年給他的錢比我們一品官的俸銀還要多，所用的人安敢不盡力，安敢再舞弊？就是我們中國著名真正清廉的幾位大員，細考他生平所做的官，大都是些優缺宦囊，既裕操守目堅。若要叫他們一出手就去做，那一年只有幾十金廉俸的佐雜，一月只有三五元薪水的司事，事畜不足債累滿身，恐怕也就無異於眾人。況中國所謂優缺並非那缺的得天獨豐，不過是靠這缺上的自然之利，各為自然之利實皆積久之弊。即如州縣的平餘部官的給費實按起來，皆係應得之款麼？張樵野尚書說是外國不利養人，中國以弊養人，真可謂慨乎其言之尤。不解的同是一樣的官，何以應該此優彼拙？即如六部堂官，何以應該戶部獨優缺分？既有優拙則喜優惡拙，避拙趨優情所必然，而奔競鑽營、賣差鬻缺諸弊無不由此而生。

做書的愚見，欲求澄敘官方，首在均缺加祿，倘慮經費無出何妨，以今日官吏所得民取諸民而均給於官使，出之者有名，受之者無愧，否則朝廷不居加賦之名，而百姓隱受剝膚之痛。在賢者無以自解，不肖者更因以為奸。若不求養人之方，而欲收用人之效，恐怕是做不到的呢！事關國計，做書的何敢妄言？

不過因為諸位論及信口胡說而已。

這位制台是個愛憎無定，輕喜輕疑的人，始而也很以這賈端甫為然，後來有兩件事也覺得他做的不甚得體，背後就說了兩句閒語。這些不滿意於他的入見有隙可乘，自然從隙而入。有的說他才具短絀的，有的說他口是心非的，有的說他操守也甚平常的，甚至還有說他治家不嚴內行有玷的，市言成虎，眾口鑄金，這麼一位清廉方正的賈端甫，竟被他們說到個下流不堪的田地，這位制台信他的心既漸漸移動，那疑他的心就日日加增。久竟覺得人言皆實，刻不能容。雖然是自己誤聽傳聞奏請簡放來的，倒也不肯迴護。就上了一個折子說他：「徒有虛名，毫無實政，逢迎術巧，經濟才疏。」要是腳力淺點的人，這個折子進去，重則革職，輕則開缺。幸虧這賈端甫從前在他那厲大軍機老師門下多年，一切竅竊皆能深知，平素打點的周週到到，又是河南、浙江兩省的撫台屢次明保的，所以朝廷只說他大約是人地不宜，把他調任甘肅，這也要算是萬分之幸了。他見了這個電抄，正在那裡發悶，忽然傳帖的拿進一個帖子，說是江西來的一位范大人拜會，他拿帖子一看，是「好弟范承吉頓首拜」。賈端甫躊躇道：「他怎麼會跑來呢？」

就吩咐聲「請！」你道這范星圃如何來的？原來他那起案子被那鄧太守審個淋漓盡致，據實開了供，折呈與欽差，欽差說他是個現任三品大員，把這些姦情敘入折子裡頭叫天下人看了，豈不大傷官體？請了首府那位府師爺把這情節改了，說那小華氏是同一個家人通姦懷孕小產，那家人早經開發不知何處去了。

折子裡但講他雖然奸占妻妹小華氏，實據惟容留小華氏在家，多年不為擇配致令犯奸，又為干預詞訟爭分家產，實屬不知運謙，請旨革職。鄧太守說，這小華氏即華紫芳，犯奸有據必須照例當官嫁賣，免得他將來再去爭產致原告在部控發，說承審官科罪不當黎氏，亦應逢籍歸案，聽候審判。那爭產案子，欽差見這是有關例案的事情，他是老刑部，說的總不錯，就依著他辦。鄧太守在欽差行轅商量定規回到發審局，會同南昌府分別發落那華黎氏，當即簽差返籍。范星圃也還派了家人送去，並替他寫信托那宛平縣招呼招呼。哪知這位宛平縣看他是個已革的臬台，還有甚麼巴結，把這信看了不過付之一笑，那邊又好好的孝敬了些。這位縣官審了一堂，說華黎氏縱女犯奸有玷華氏門風例應責逐，姑念他女兒犯奸一案，已由江西斷結從寬免責，但驅逐另住不准再入華氏家門，所有華家遺產皆斷歸華蕭氏所生之子執掌。這堂判下來華黎氏氣得發昏，然而婿已經去官，一無權勢無從報復，就此氣成一病，不到一月也就死了。

那華紫芳呢，依鄧太守的意思，竟要照例去衣袂杖科那奸罪，還是那位南昌府說他到底是好人家的女兒，不可如此。這鄧太守才讓他以臉代臀掌責八十，發交官媒，這官媒的地方是前回書中說過的那裡會得乾淨，這麼一位臬台大人的小姨子發了下來，就有那種色膽包天的要去嚐嚐這種貴品。那官媒只要有錢何所不可？華紫芳初次也不情願，哭著不依，那官媒說道：「你已經身受官刑，是個在案的犯奸婦女，死了也得不到個清名，將來嫁賣出去還不是要失身破節，又何在乎多這一個兩個呢？」華紫芳聽了沒法，只好隨鄉人鄉迎張送李。

范星圃原想等事情冷冷想法子弄他回來，誰知他交卸臬司的時候，是委那鹽道暫行兼署，等到欽差參了出去，撫台曉得他不能回任，就委鹽道署了臬司，首府署了鹽道，鄧太守署了南昌府。這位對頭在座，豈能容你冒領？後來被一個做水販的作妻室領了出來睡了幾時，帶到鎮江賣在四喜堂裡，也消受了兩年的風月滋味。遇到一個湖南新學的名士，是因為范星圃在湖南臬台任上訪拿他得信逃走，他的妻子卻被范星圃拿去發交官媒管押，他的妻子不肯受辱尋了自荆范星圃那時辦的這種案子甚多，那裡放在心上。這位名士得了信可憐悲痛欲絕，卻是無處伸冤。後來在鎮江領事那裡當了一個文案，有些朋友們約他去作狹邪游，他看見了紫芳大為賞識，住了幾夜。他愛紫芳的柔媚，紫芳愛他的風雅，就在那引臂替枕的時候，細訴生平。這位名士才知道今日狎玩的這個名妓，就是當日他那冤家的寵婢。次日，告訴了他的朋友，皆說是天使他來償還你夫人冤債的。就聚資替他作合，列入小星，女貌郎才也很為得，並那兩個家人、兩個婢女當堂釋放出來，家人呢，范星圃自然酌給賞恤，令其調養棒癢。這些人吃了二百板子也還不算甚麼，這兩個丫頭春喜尚小，打的也輕，范星圃看了也還不在意中。

這個玲兒是他收用過的，怎能漠然忘情，見他那兩頰微窩竟成了個爛熟桃子已經心痛難言。到了晚上，替他脫了衣裳，看那嫩皮膚上一條條的血痕，那雪白的胸膛在那架子上早已磨破，並且曉得他是為顧全主人的功名，才多受這一番刑辱，真是又憐、又感、又痛、又恨，想這愛婢已經不起如此摧殘，那位阿姨更如何受得這番蹂躪？口口聲聲恨著這鄧太守說：「我同他是那一世的冤仇？在京的時節，也還同過宴會。就是此番到省，我也還在撫檯面前保舉過他是個能員。前天，賈端甫來信，說是與他至交，還托我照應，怎麼他竟如此狠心辣手定要丟我的面，壞我的功名？」

看書的諸位，天下人心總是責人則明，責己則暗，身受其害便覺難堪，施之於人絕不措意。范星圃這時候只怨鄧幼穉，卻不替

湖南的那位善化縣同他請的那位刑名師爺設身一想，而且他那在堂上喝令從人搜檢那孝廉夫人上身下身的時候，與今日鄧幼穉解衣鞭責他的愛婢，當堂驗看他的寵婢其情形也不甚相遠，並不限定是天道好還報應不爽，卻也是戾氣相感如磁引針。在范星圃，當日並不是同那善化縣與那刑名師爺有仇，不過藉此做點聲名。其實兩人的用心都是一樣的，做書的也不是勸人家遇事粉飾專做那好好先生。不過如歐陽文忠公父親所說的「求生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無憾，故不可從其刻，圖快一時」。

近時有一位督撫做州縣的時候，因辦土匪很立了點功勞，本省撫台過境問他要個甚麼保舉，他說：「卑職不願要這保舉。」撫台說道：「你難道預備做一輩子州縣不想升官麼？」

他道：「安有不想升官之理？」那撫台道：「既想升官，何以不要保舉？」他道：「卑職此次辦土匪所殺不下千數百人，其中那裡沒有冤枉的？卑職為地方除害冤枉殺了個把，問心尚可無愧，若為自己保舉起見，則謀財害命與圖名害命，試問有何分別？」那位撫台大為歎賞。其時正是晚間在船上相見，送到艙門口，撫台說：「我有件東西要送你。」他問：「是甚麼東西？」撫台指著那掛的官銜燈籠道：「我這對燈將來可以奉送。」

後來果然做到督撫，這才真是仁人之言呢！

范星圃自從交卸下來便已搬了公館，但是，深閨妾婢都已受辱公堂。這南昌府是萬萬住不得了，要回家鄉。家業本甚蕭條，宦囊亦復有限。杭州與別處不同，雖是居鄉比在官尤費，房屋、柴米、男傭、女僕，無一不貴。做過臬台的人，又不能不稍存體制，那個牆門開起來實在支持不易。從前，有幾位餘到十萬八萬的，回家不多幾年都已消磨淨荊所以近來有一位做過四川鹽茶道的，一位做過安徽蕪湖道的罷官之後，宦囊皆很充裕，卻都不敢住在鄉。況且自問，生平服官十有餘年，於那同鄉親友毫無照顧，就是從前回家應試的時候，也是眼高於頂，意氣凌人，今天落魄還鄉，未免無面目見江東父老。至於上海卻是罷官的寄居最多，取其是各個省通衢，既易尋覓機會，而且花天酒地亦可消遣悶懷，無如那裡新黨最多，內中也還有幾個熟人。自問上年在湖南的時候，因為要想升官，把那新黨辦的太過。現在到了上海，不但見了那幾個黨中熟人難以為情，並恐其中有荊軻聶政之流，設或動了義憤意以白刃相加，如那年在番菜館刺其中丞的故事，豈不有性命之慮？再四籌畫，覺得天壤甚大，竟至無可容身。後來，想到這九江全似莊太守，平素尚覺投契，前回派到上海彩買軍火，又委署九江府缺，都是我在撫檯面前極力保舉的，就是那個德化縣也是我同藩台說了委的，大約總有點念舊，不如暫住九江再作道理罷。

算計定了，就寫信托全似莊代找公館，一面帶了家眷動身。那知運蹇時衰的人，失意的事體總是接踵而至，他這位華素芳夫人過門數年也只生了一子，今年才得三歲，坐的這船因輪船纜斷撞了一下，這位小少爺嚇了一跳，得了驚風，剛到九江還未上岸，已經角弓反張而去。范星圃夫婦兩人傷感異常，無精打采的搬進公館。全似莊倒很招呼的遇到，那德化縣因為本府來了，才來轉了一轉，見面也甚冷淡。范星圃也去回拜，因為全似莊情義甚殷，而且滿口的「大人」「卑府」聽了殊覺不安，就同他換了帖。隔了兩個月，那送外老太太到京裡的家人回來，把這外老太太到京那縣裡如何審斷，那蕭氏姨娘如何嘲笑，那外老太太如何因氣得病身故，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他夫婦兩個又是一場痛哭，可憐這位華素芳夫人，這幾個月看著夫婿罷官，嬌兒夭折，慈母慘故，弱妹飄零，真是百感交集遂爾慟慟成坡范星圃想起這位德化縣婦科醫道甚好，從前紫芳小產之後帶了點病，到了江西就是請他醫好的，這回還是請他罷。就寫了個條子，叫家人拿了帖子去請，那知這位縣官做了缺，於公事極為認真，與在省間住的時候不同，請了幾次都推說事忙竟未肯來。這位華氏太太病勢日重一日，另外請了幾位醫生吃的藥，都如石投水，不到一個多月竟爾紅塵撒手，紫玉成煙。這范星圃碎軫重悲，柔腸欲斷，也只得斂以相棺暫停鬧市，這九江道只差帖送了一個香楮，說是感冒了不能過來。全似莊是成服，那天就來慰問過一番，這回也還送了個幛子來行了禮。那德化縣是為要站本府的班，才趕過來弔了一弔。倒是任天然剛從姜堰回來，覺得同寅面上，正在失意的時候，不肯冷落，也趕來弔了。此外九江的官員也還少，竟沒有一位登了門。范星圃想起當日初到江西，雖是一個候補知縣，卻因為撫台賞識，到省就委了院上文案，不但同寅州縣裡頭爭著恭維，就是些道府上司，也沒一個不紆尊相待。後來，署廬陵調首縣補東鄉更是宦門如市，應接不下，那次斷弦回到省裡，開了一個弔撫，藩臬都送幛子祭席親來弔奠，那同寅的幛子竟掛到無地可容，勉強露出一個下款，門簿上的客有四五百位。動身進京的時候，過這九江道府縣及所有當差的委員，哪個不來相送？這回放了臬台那更不消說了，這位九江道台，自己再三相請到他衙門裡吃酒，說是教弟內人自己做的菜，並不是廚子弄的，無論如何總要請廉訪耽擱半天，賞一賞光，我那時才勉強去應酬了一趟？

今兒連幛子也不送，弔也不來弔。這位德化縣那時在省裡當發審差使，曉得紫芳有病，托著首縣保舉他精於婦科，我才請了他來看看，早請早到晚請晚到，一天幾次都不嫌煩，每次見了紫芳，總是恭恭敬敬的請一個安，叫聲二太太，弄的紫芳都不好意思，後來，還是紫芳催著我替他說了這個缺。這回請了他幾次，一次也不來。今天開弔轉了一轉就走了，人情勢利世態炎涼竟到了這個地步。無怪當日猿背將軍見呵於霸凌醉尉，青蓮學士被斥於華陰縣官，似此路鬼揶揄，真令英雄短氣。我范星圃有一遭重上強台，再看你們這班人的齷齪詭笑罷！想當道之中最關愛的莫過於梁培帥、洪中堂，現在正是掌權的大軍機，去托托他們當有法想，就切切實實的寫了兩個稟帖寄去。接到復信也都很關切，但說必須外頭找位督撫奏一奏，裡頭方能為力。因想兩江制台是浙江同鄉，去找他當可有濟。到了南京見了那位制台，也很賞識他的才具，答應先替他奏留差遣，叫他自己做個稿子。他做了奏稿送上去，那位制台看了也很合識，正要繕留，那位制台已經奉旨開缺。他看無可指望，只好仍回江西，聽見賈端甫到了湖北臬台任，在那位兩湖制檯面前言聽計從，心裡想去找他。這天全似莊替任天然餞行，就請范星圃作陪。席間，范星圃把這意思同他兩位商量，任天然道：「聽說這位制台是進人，找他怕沒甚道理罷？」全似莊卻極力贊成道：「這位賈廉訪做官真可佩服，我在上海同他雖只聚了半天，看他那器宇與人不同，議論皆有經緯，他那平日的立名、砥行、潔己、動民，更是朝野皆知，將來必為一代名臣。現在是這位兩湖制台奏請簡放的，那還有不相得的麼？這位制台愛才若渴，最肯破格用人，以星公如此才望，去了無不投契，再得賈廉訪從旁揄揚必然重用。現在這位制台的聖眷最隆，無論因甚麼事體罷官的，只要這位制台一言無不立時起用。你看前回一位廣東道台，不是已經開復了麼！星公到了那裡，定能指日再起，可以拿得穩的。星公既然要去找賈廉訪，我卻有件事體奉托，去年在上海會見賈廉訪，聽說他一位少君還未完姻，我的女兒今年十七歲了，我自己教的識了幾個字，讀了幾年書，差不多的信總可以學著寫寫，我內簽押房的信札書籍總是他收拾，頗為井井有條，就持家的道理也還懂得些兒，便中請同賈廉訪提一提，如果賈廉訪不嫌高攀，就求作伐無不從命的。」范星圃聽他說的甚為動聽，就決計到湖北去，說：「這冰人我一定要作成，今天就算預領的吃煤酒罷！」任天然也是個世故甚深的人，心中雖覺得不以為然，卻怎肯打斷他們的興頭，也就不再勸了。

范星圃回家籌畫籌畫，可憐他官雖升的快，財卻不見多。他那華氏夫人娘家的家私，所有實產都被那宛平縣斷回一點未曾得到，他母女隨身所留能有幾何？除了衣裳首飾之類，拼湊起來總共餘了不過萬六七千金。那個玲兒，雖尚未正名收房卻已有了幾個月身孕。范星圃把要到湖北去的話同他商量，玲兒也說很好。范星圃道：「我這趟去恐怕不花點錢總不行，我帶一萬銀子去，預備六千銀子在銀號裡生息，留你用，餘外的我帶著作盤川。」玲兒道：「我一人的用度有限，你功名的事要緊，再多帶點去罷。」范星圃道：「我不夠再寫信來取。」范星圃本意要想把他寄在全似莊衙門裡暫住，那曉得他還沒有預備動身，已得了全似莊簡放直隸正定府的喜信，只好同房東商量了與他暫時同住，托他照料照料，那房東也很誠實滿口答應。范星圃佈置妥貼，全似莊因為要交卸動身，留著他盤桓兩天，好在范星圃的事體本是可遲可早的，就等著全似莊交卸，到省裡打了一個轉回來，帶著家眷上了輪船，取道上海北上。

范星圃看他們開了船，又隔了幾天，才動身到了武昌來拜賈端甫，卻不曉得賈端甫調任的信，見了面說道：「老弟久違了，阿呀！消瘦了許多，我前回在上海聽見你的事體，我很作急，托了江西的一位太史王夢笙，寫信打聽略知梗概，真正抱屈，等見了上諭之後，就打聽不出老弟的行蹤。現在寶眷住在何處？弟夫人可好？有幾位世兄？」范星圃歎了口氣道：「唉，我今年的運氣真不好，這麼一件不要緊的事體，偏偏碰到這麼一個對頭把個功名送掉，南昌萬不能住，因為九江府全似莊向來還要好，就把家眷暫時

搬到九江，不想在船上又把個兒子丟了，內人過門幾年只生了這麼一個，叫他怎麼不傷心呢，接著得到他的娘在京身故的信，他更加悲盛，因此一病不起，我又像那年一樣弄到妻亡子喪，孑然一身。」賈端甫道：「我還不知道，老弟遭這許我事體，真是令人可歎。但是，以老弟的年華才望，轉瞬必定再起的，也不必介於中。」又問起這回來意，范星圃也略道所謀，賈端甫道：「這位制台真沒道理，我到這裡因為是他奏請簡放的，所以，極力相助真是不避嫌怨，實心實力的替他做事，雖然才只兩三個月，這湖北的事體也就整頓的不少，誰知他聽信讒言，近來有幾件事碰了釘子，我就覺得不好，今兒接了電抄，我已調任甘肅，那自然是他有折子去說了話。老弟既來且在我這裡住住，再想法子罷，我也不必去見他了。」范星圃聽了真是大失所望，心想：我這運氣真不湊巧，又同前次南京的這一趟差不多。然而沒法只好依著賈端甫的話把行李搬了進來。第二天，制台已經委人接署，不多兩天賈端甫即已交卸，賈端甫奉到調任的行知，自然要具折謝恩懇請陛見。間中，范星圃同他談起全似莊要想結親的話，賈端甫道：「很好，他本是個安徽世家，前回我在上海同他會見，看這人倒很正派，才具也很好，他既有這番美意，我是極願意同他做親家的，不過我這兒子蠢些，卻也不守規矩，老弟看了，如尚可以，就請作伐。他現在是放了正定府，我此番到任無論叫進京不叫進京，是必走那裡的，最好先把帖子寄了去同他約定了，將來我路過那裡，就替他們完姻，免得將來到了甘肅，隔著數千里路，迎娶入贅彼此都有為難，好在我們這種人家又不必講究甚麼賠奩，日子雖急促些，似乎還趕得及，我等批折回頭才動身，喜期在七月裡最好，老弟看做得到做不到？」范星圃道：「做呢，沒有甚麼做不到，但不知道全似莊現在到了任沒有？怎麼想法子打聽打聽呢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，前天看見京報，永定河道保子良署著直隸臬台，我同他在湖南做過同寅，就打個電去問問他罷。」賈端甫道：「也很好。」范星圃就打了個電報，次日接到復電，說是於前月榜赴任。范星圃道：「全似莊已經到任了，且先發個電去通知他，讓他好先預備。」賈端甫道：「甚好甚好，就請費心。」范星圃又發了電與全似莊，得到復電「一切遵辦」，范星圃送與賈端甫看了，都甚歡喜，就把庚帖同求親的帖子備好，范星圃寫了一封信，並托他在正定城裡，代賈端甫找所公館，為辦喜事之用，交郵政局寄去。不兩日，賈端甫的批折回頭是「著來見」三個字，賈端甫就同范星圃說道：「我看老弟不如同我進京走一趟罷，梁培帥同北洋最為合式，老弟是梁培帥最賞識的人，沒有不招呼的，求他同北洋說說，那裡是近水樓台，現在練新軍、開鐵路，以及洋務河工夫一事不需人，只要隨便那一處立一立足便可光復的。」范星圃道：「前回梁培帥的來信也很關切，但說總得要找位督撫奏一奏才行，現在去找北洋亦是一策，我本來匯了一萬銀子來，預備想在這裡學堂之類報效報效的，現在就匯到京裡去罷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更好了。」賈端甫就上院稟辭，又到各處辭了行，帶著家眷范星圃到漢口坐了火車北上。

那時火車只能坐到鄭州，在那裡棧房住了一天，換了車迤邐前進，這天到了彰德府在城外一家店裡住下。這賈端甫是著名清方，沿路酒禮固是不收，就連預備點鋪墊，派兩個家人，他都要固辭的。所以，沿路地方官也只得恭敬不如從命。這天到的還早，賈端甫因為彰德府有他一位同門，是個丁憂的軍機領班，差不多就要起復，他的家離府城二十多里，不能不去看他一趟，就在他那裡住一宿，五更趕回也還不致耽擱了路程。恐怕常用的牲口走乏了，就另外僱了二輛車，帶了一個家人前去。哪知他這一去，倒如那桓景九日登高避了一場大禍，這是甚麼緣故，下回再替他詳敘罷。